

旧物的回响

柯 兰

微风掠过九华乡妙源村的青瓦，将一片新绿吹进农耕文化展示馆的木窗。与“馆”的名号相比，展示馆的空间委实袖珍了些，故以“小屋”称之。屋小接地气，陈设却沧桑：水车、风车、独轮车、犁耙、锄头、镰刀、蓑衣、煤油灯……农耕时代的乡土生活气息，从一件件旧物件中扑面而来。

风车的木轮上还沾着未褪色的泥星，仿佛昨日还在田埂边吞吐着金黄的麦浪。记得冯骥才先生说过，打捞旧物便是打捞时光的碎片。此刻，眼前的这架风车便是最好的注脚。

在我的老家，风车是秋收晒场上旋转的金黄弧线，它将饱满的谷粒与轻浮的糠壳分离开来，让每一颗粮食都带着阳光的重量走进粮仓。如今，它被郑重地摆在展馆显眼位置，木质的齿轮凝结着几代农人的掌纹，被风吹散的糠壳早已化作春泥，唯有它成为时光的锚点，让走进这里的人们听懂节气的絮语——原来每个季节都有农耕的韵律，而风车便是

将这韵律具象化的乐器。

风车的身后，是一件挂在竹架上的蓑衣。岁月将它的颜色酿成了古玉般的色泽，仿佛一片凝固的春雾。《诗经》里“何蓑何笠”的牧人、苏东坡词中“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行者，都在这件蓑衣的褶皱里重叠。在多雨的南方，蓑衣是最适合农人田间劳作的避雨工具。蓑衣的缝制要经过捶打、搓线、编织等数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在匠人手中完成从自然到器物的蜕变。我用指尖轻抚蓑衣，还能感受到当年编织者掌心的温度，也能找到当年穿着蓑衣下田劳作时的那份贴心。

如今，走进展馆的蓑衣，不再是栉风沐雨的避雨工具，而是一幅流动的精彩水墨画。当城里人穿着防水冲锋衣在细雨中行色匆匆，蓑衣却在展馆里静静讲述着另一种与自然相处的哲学：不是对抗，而是接纳；不是征服，而是共生。

镰刀是展馆里最不起眼的旧物件，它让我想起挂在老家工具

屋墙上的那把父亲的镰刀。今年已经百岁高龄的父亲，虽已有多 年不再使用镰刀，但对镰刀却情有独钟。每个收获季来临前，他都会让人把镰刀从墙上取下，在磨刀石上细心地磨光磨亮。他说，磨好镰刀随时准备收获庄稼，是每个庄稼人的习惯性动作。

暮色漫进展馆，我看到所有被打捞出来的乡土旧物，都在构筑一个关于乡村的浪漫世界。在这里，冯骥才们的努力，让乡土旧物不再是被遗忘的工具，而是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脐带。当我凝视这些旧物，看见的不仅是器物的兴衰，更是人与土地、自然、传统的对话。在城镇化的浪潮中，这些乡土旧物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精神原乡，让每个走进其中的人都能在器物的纹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乡愁密码——那是风车转动时的音律，是蓑衣编织时的馨香，是镰刀割麦时的交响，更是千万个像父亲一样的农人，用一生在土地上书写的农耕诗行。

棉苗

石泽丰

一层薄薄的日子
守出棉籽嫩绿的心事
月光就着棉农的心坎
泄下丰收的希望

一株一株棉苗
排成看似闲情的方阵
等待风、等待雨
等待阳光
在味蕾上绽放

人世

只因一季收成
便用骨节做记号
自己切身的经历
还有什么样的风雨
能够轻拂过大地

青衫楚楚而动
似在一点点品尝
棉衣绝无仅有的汗渍
最终在叶脉里渗透
收藏永远无法更改的
青春记忆

悬挂某个雨天的蓑衣

张凡修

一块乌云
搁置在墙上
雨便没有可牵挂的事儿了

草叶逐渐陈旧
钉子是新鲜的
既是支撑也是拆散

视线之外
一切开始模糊
当初躲在

蓑衣里的谨慎、慌乱
是否可理解为
一场漫长的凝望
再添一块补丁
暂存在我们的身体

应该说
还有一场雨
落下时我们会摘下、取走
慌乱中
等待一场可张可驰的流逝

鸟语花香

汤青 摄



夜伴竹梆声

徐炎良

山地上的玉米棒子颗粒饱满并发黄时，就意味着玉米成熟了。夜间，野兽会出没在玉米地里偷吃，生产队则安排人员在夜间轮流上山守护玉米。

12岁的一天，爸爸对我说：“今晚轮到我上山守玉米，儿子，你给我搭个伴，一起去吧。”我欣然答应，吃过晚饭，背上小布袋，装上几块红薯作夜餐，跟着爸爸上山。

沿小溪逆流而行，便到了玉米地，此时夜幕已降临。我打开手电筒，跟着爸爸穿行在Z字型的玉米地小路上，草丛中“唧唧，唧唧”的虫叫声似一首乐曲，为我们前行的脚步伴奏。“路陡难走，小心点！”爸爸关切地说。

我气喘吁吁地“嗯”了声，结果还是被路面上的石块绊倒，压倒了几株玉米。“唉，玉米快熟了，太可惜！”爸爸说着放下背上的被子和席子，弯下腰把倒伏的玉米扶了起来。

爬了几分钟后，在朦胧月光

下，我依稀看见半山腰搭建的小小茅草棚。“这个棚就是我们今晚的家。”爸爸告诉我。于是，我们猫着腰钻进棚内，借着手电光看见一张简易的竹架床摆在靠山的一边，地面上还有个 小坑。棚壁上挂着一截约 30 公分长的竹筒，上面开了一道长 15 公分、宽一寸的口子，我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爸爸取下它，又从棚壁上抽出一根木棒，边敲边说：“这是老祖宗发明的神器——竹梆，敲响它可以吓唬野兽。”

整理好床铺，爸爸说：“你早点睡吧，我要到玉米地里巡逻。”可我一个人在棚里有些害怕，便提出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沉思片刻后，点了点头。“梆！梆！梆！”我敲着竹梆跟爸爸走出棚门，清脆悦耳的竹梆声打破了夜幕下宁静的山坞。

午夜过后的回棚路上，我突然听到玉米地附近传来“咕噜咕噜”的野猪觅食声，我瞬间被吓得毛骨悚然，但还是鼓足勇气敲

响竹梆。向来性格温和的爸爸突然爆发“呜呼……”的驱逐声，又迅速从腰间的刀鞘里拔出柴刀，奋勇循声追去，多次滑倒擦伤手臂，鲜血直流，最终，野猪被吓跑了。回到棚内，爸爸包扎好伤口，在小坑内用干柴生起了火。“野兽怕火，你安心睡吧！”说着，他带着伤痛，敲着竹梆又出去巡逻了。

看着爸爸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藏疲惫和恐惧，一头钻进了被窝。“咕咕——咕咕——”猫头鹰的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睁开眼，只见棚内漆黑一片。我一骨碌爬起床，打开棚门朝四周张望，发现爸爸仍守在玉米地里，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似水流年，如今我已退休，但 12 岁那年的那个秋夜，与爸爸搭伴守玉米的清脆竹梆声时常回荡在耳边。爸爸为保护集体财产勇敢无畏、真诚奉献的精神，似一泓清甜的山泉一直流淌在我的心田……



初夏花开

王泽民 摄



为更及时地发放稿费，若您的稿件被《今日柯城》采用，请扫描左侧二维码申领稿费。